

# 如此帶貨

人生憑閱處 童心

「你刷屏了。」  
早上一睜眼，友人傳來訊息，簡單的4個字，讓我心陡然一緊。這年代，刷屏多半不是好事，可左思右想，也諗不出自己到底哪裏出了圈。戰戰兢兢地打開那條刷屏的視頻，心裏的那顆大石頭才算落了地。

一個月之前，聯合出版集團找到我，說是今年的讀書日，弄了一個主題「我閱讀，所以我存在」，讓我圍繞這個主題說點「作家心聲」。我拚命忍住內心的各種「笑」和「聲」——有大笑：「太多不讀書的人，都存在得好好的。」有竊笑：「誰說作家一定落窠，還是有點用武之地的，至少每年一次的讀書日，還會被人想起。」有苦笑：「借這個機會勸更多的人讀點書，說明這個社會總有一些堅守的。」所以，錄製視頻那一日，我基本上沒做什麼準備，即興談了談而已，比如「看書不叫閱讀，看書加上思考然後再形成自己的觀點甚至思想才叫閱讀」，比如「軍事文學對於香港青少年還比較陌生」。當然，也講了自己喜歡哪一本書，這是在我看來最不好回答的問題，因為對於經常閱讀的人來說，喜歡的太多，面對鏡頭非要說一本出來，難免顧此失彼。

視頻在網絡上播出，除了被告知「你刷屏了」，認識的和認識的人問得最多的，就是如何購買我最喜歡的那本書。我不小心做了一次「網紅帶貨」。殊不知，我根本不覺得看到視頻的人應該去買這本書，因為每個人閱讀的興趣、愛好、習慣、經歷都不同，換句話說，真正的閱讀，是融入了自己的人生經驗和人性洞察力的，跟風讀某一本書，往往更容易失去自己的判斷。當然，這是個什麼都追求快和簡便的年代，跟風雖然有些盲目，但也可以理解吧！



他鄉港聲

梁家僑 文旅部 香港青年中華文化傳播大使

信而有征 劉征

某一個春天的晚上，我因為要去林肯爵士樂上海中心聽一場三重奏，需要穿過外灘。那一晚的外灘格外美麗。這並不是我第一次來外灘了，早在十多年前，我剛剛從巴黎回到內地的時候，好朋友陳凱兄就把我從浦東機場接到黃浦江邊，先吃了一頓飯，然後就開車在中山東一路上兜風。夜晚的外灘格外美麗，陸家嘴的東方明珠，還有震旦國際大樓都亮起燈來，浦西一側的大理石建築則巍峨莊嚴，一派大城市氣象。後來，又數次來過。一次是辦事，順道看個展覽，更多的時候是帶親友來打卡名勝。心情嘛，早就不復當初嘍。  
不過這個春天再來，卻感受到了格外的美。因為這一次，我只是經過，並不在此過多停留。外灘於是就作為一個在途中的、霓虹閃耀的通道起作用，就像是一個安安靜靜的背景。於是這繁華就不帶絲毫負擔。或者它本來被造出來就是為了吸引目光、講述繁華，可這時候這個近乎強迫性的目的就減弱了，因為，倘若你是專程來看這個

# 離島書旅 魚香書香

潘明珠 窗常開

4月23日是世界閱讀日，亦被訂為「香港全民閱讀日」，這一天快到了，像以往每年一樣，姐姐潘金英和我都會出版新書響應這閱讀盛會，然後亦受邀到不同學校分享我們閱讀的愉悅和經驗。

清晨的陽光映進長洲的渡海小輪，這次「閱書之旅」很特別，我來到與繁華的市區相隔一片海的離島某小學。記得數年前曾在線上與學生們分享閱讀，大家都期待我能親身來面對面交流。船泊碼頭了，映入眼簾的是碧海藍天，我剛登岸便聞到陣陣鹹魚海鮮味，正當我猶豫不知應該沿着什麼方向走的時候，有一個穿綠制服的中年漢騎着自行車迎面駛來，他向我招手說：「我看過你的書，認得你就是潘老師。」

真是驚喜、有緣，就像當年我初次與何紫會面，他說他和兒子都看潘金英和我的書，都愛看我們的少年小說專欄。哎呀！真是很有親切感呢。

我便不遲疑，跟隨着他到學校了。沿途經過一些特色的小店，有售賣平安包、鎖匙扣、小風扇、手機掛飾等等，那個工友介紹說，搶包山是長洲每年一度太平清醮的重頭活動，參加者爬上布滿平安包的山，搶得最多包便勝出，平安包寓意平安健康。他說現在電子化時代，學校的老師也設了一個在電腦上玩搶包山的遊戲，真令人期待。

不經不覺已經到學校了，四周一陣鹹

香撲鼻的味道，裹裏竟晾曬着一些海產乾貨，有嫩紅的蝦乾、銀魚、乾魷魚等，所以空氣裏瀰漫着漁村濃郁的海產魚香味。

叮叮……鐘聲響了，全校學生高中低年級都去禮堂的閱讀講座。我講述如何閱讀出好書的色香味，給低年級學生分享海洋的繪本和詩繪本，從朗讀中細味詩意色彩。我告訴高年級的學生，要學會將整本好書慢慢欣賞，書中出色的描述要好好細讀品味……每個環節我都跟學生們互動發問，然後送出磁石書籤，同學們都非常高興，搶着舉手回應。原來漁村的小朋友是非常熱情的，比起城市的要勇敢大膽，且很坦誠不造作，當我要離開的時候，還湧來我身邊說捨不得我走呢！有個初小學的男孩，提着一籃芒果，說要送給我。果香混合書香，太令我感動了。

我這個愉快的閱讀日，享受了獨一無二的長洲離島風情，是書本以外的，所以要讀萬卷書行萬里路，到外邊走走，感受不一樣的閱讀色香味吧！



●長洲離島的風光。 作者供圖

# 活字典遇上發燒友

潘國森 台客聚

「發燒友」是港產粵方言詞，專指熱愛Hi-Fi (High Fidelity, 高傳真) 音響、到了「病態」沉迷程度的音樂愛好者。

玩Hi-Fi從來是一門燒銀紙到了家人難以諒解的嗜好。不過若具備商業頭腦，如「御品音響」的負責人梁兆基先生那樣，則被公認為「敗家」的活動也可以化為發財的生意。梁兄在工作室辦了一個「蔡幸娟的高傳真音響會」與「蔡幸娟香港歌迷會」一起招待從台灣來港的「三娃」「四娃」兩兄妹，「金耳」（是網名而非姓金名耳）會長向來關照小弟，於是有一同欣賞由天價Hi-Fi播放的「發燒碟」。「發燒碟」是音質特別高、售價特別貴的光碟唱片。

「三娃」是個大男孩，開了個名為「蔡幸娟 幸福共輝娟」的「博客」，其令妹就只好按順序叫「四娃」了。

「三娃」是娟姐（眾歌迷對蔡幸娟的敬稱）「變態級」的死忠粉絲，是娟姐歷年演藝活動大小事務的活字典。對流行歌曲既有共同興趣，自各地的朋友便經互聯網傳訊而認識起來。喜歡蔡幸娟曲藝的朋友，都會不自覺做同一件事，就是很熱情地向身邊的親友推介娟姐的作品。梁「發燒友」算是資淺的歌迷，自從愛上了她的歌，就經常用他的「高傳

真」寶貝介紹其他Hi-Fi「發燒友」欣賞娟姐的「神曲」——對自己原唱或前輩代表作的神级演繹。這日每播一首歌，梁兄都以其專業知識講解不同級數音響器材重播的不同效果。「三娃」則每一首歌都補充這歌是否娟姐原唱，首次發表年份和許多鮮為人知的秘聞。例如有一首歌娟姐要拿去參加比賽，可是唱片公司送錯了單聲道版本的唱帶，結果就此落選。故此這版本現時市面上有單聲道和雙聲道兩個版本流通。

何偉賢兄是另類的「發燒友」。他聽歌後有太多感想要與娟姐分享，已刊行了四種寫娟姐作品的單刊本。因有娟迷說了句潘國森可也以寫，於是就有了一部拙作助興。再見「三娃」，少不免再勸他將歷來已發表的文字結集成書，以他研究的深度和廣度，再加點起承轉合，簡直可以鋪演成一篇博士論文。



●蔡幸娟書影 作者供圖

# 東方哲學 人與AI共生(下)

新技術能怎麼幫我更好地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。就像老祖宗說的「君子生非異也，善假於物也」，AI就是這個時代最好用的「物」，要像風一樣順勢而為，而不是站在原地害怕被風颳走。

第七種是坎卦對應的決策抗壓性。坎為水，代表韌性、擔當。AI能給你算出來所有選項的成功概率，但是它永遠不會為結果負責。我當政協委員及顧問多年，經常要做很多決策：提案要不要提？項目要不要做？資源往哪個方向投？很多時候沒有完美的選項，也沒有足夠的數據支撐，就是要在不確定性裏敢拍板、敢擔責。去年我在北京倡議發起「桑梓青創營」的時候，很多人說現在大環境不好，做青年創業支持大概率賺不到錢，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有價值，哪怕有風險也要做。AI永遠不會告訴你「雖然成功概率只有30%，但這件事對社會有意義，值得做」，因為它不需要為失敗負責，也理解不了「意義」兩個字的分量。在不確定性裏做決策、為結果擔責任，這是人類獨有的勇氣，也是社會進步的動力。

第八種是離卦對應的審美感知力。離為火，代表光明、美感。AI現在能生成看起來幾乎以假亂真的畫作、編曲、設計稿，很多人驚訝「設計師要失業了」，但其實AI能模仿的永遠是「形」，抓不住的是「神」。2024年我做「道系國潮」AIMV專輯的時候，AI給我生成了上百張封面圖和短視頻，每一個單獨看都很漂亮，但就是缺了那股「道系國潮」的勁兒——

那種融合了東方古天文的神秘感、年輕人喜歡的潮酷感、還有刻在中國人骨子裏的文化親切感，是AI靠學習現有數據永遠生成不出來的。越來越覺得：AI能模仿技法、模仿不了審美；能生成畫面，生成不了文化底蘊。人類的文化品味、藝術感知，是刻在我們文明基因裏的東西，是AI永遠偷不走的靈魂之光。

這八種能力湊在一起，就是一個完整的「AI時代人類生存指南」：決策、共情、專注、溝通、創新、學習、擔當、審美。過去我們總在說「AI能做什么」，現在反而要多想想那些「AI不能做什么」，才是我們人類真正的價值所在。

現在很多人說AI會取代人類，本質上是把人和AI放在了對抗的位置上，還是西方叢林法則那套邏輯。但我們東方智慧從來不是這樣的，我們講「和而不同」「共生共長」，AI是工具、是幫手、是我們延伸出去的手和腳，非一定是搶我們飯碗的敵人。今年是AI落地的關鍵轉折點，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×AI」及很多的交叉領域都會爆發出越來越多的機會，不是技術取代行業，而是技術和行業深度交叉融合，長出新的產業、新的可能性。

當然，以上這些只是我個人研修中華優秀傳統文化20多年的一點感悟，道不可言，每個人對「人與AI的關係」都有自己的理解，歡迎大家一起探討，說不定我們能一起找到更適合世界的AI發展路徑。

# 外灘

夜景，反倒在瞬間的興奮之後，很快就會意興闌珊。先睹為快的期待在你將這一切夜色盡收眼底之後，就被去魅了。這就是很多人來到外灘之後，拍完照片，即刻就走的原因。好像要計劃去一個地方，然後這個地方去了，計劃就完成了。

但是，倘若這個外灘夜色是一段路程，那心情是不一樣的。你會很安心地邊走邊看，又會因為自己的心不在焉讓一時的新鮮感被中和為各種感官的啟發。譬如那晚的遊客多不多，誰在那裏直播、拍短視頻、表演才藝。他們穿着什麼衣服，做什麼動作。那夜的風、月色（儘管霓虹燈那樣閃亮）如何，空氣中濕度如何，初春的上海冷嗎？會因為靠近水而更冷嗎？又或者，遇到哪一段人少一點，你會看着時間還早，就靠着欄杆往對岸盡力遠眺。這一切的感官調動，恰恰是在外灘成為一個通道，而不是一個目的地才被激活了。也就是說，當一個地標不再成為一個地標，而成為一個背景，反例它才成為一個真正的存在。就好像功夫茶具，只有在喝茶的時候最尊貴，而這時候，它並不是主角，而是配角。同樣

的，一個歐洲建築，譬如歌劇院，美固然是美的，但是花8歐去參觀，遠遠比不上去那裏聽一場歌劇對它的敬意更大。歌劇院從來不是主角，甚至舞台上的歌劇本身也不是，而是那一夜那裏發生的一切。所以，一個地標，只有不被當成一個目標，它才能因為自然的無目的性讓它周遭的一切都成為對它的修辭。因為我是在外灘的盡頭聽一場音樂會，那個外灘固然是那個外灘，但是，它又僅屬於當時了。

這時候忽然想起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的那句格言：「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。」這句格言為我們所熟知。我們往往將它對於時間變化的強調固定到這個河流，以為哲學家把河流的流動當成是唯一的運動意指。其實，這裏倒有另一重含義，並不是指那條河流的運動，而是人本身的運動，即踏入。這時候的河流就從一個變化的、被證實是變化的自然世界變成了人的一種經歷。這經歷因這河流乃是一段旅程而讓我們難以忘懷。這是「那」條河，有樹木，兩岸是青色的，那是一個下午？晚上？還是一個清晨呢？

# 亂世下的雜感

翠袖乾坤 余似心

這個世界愈來愈不安，失了信任，充斥着欺凌、詐騙、血腥、荒唐，大家都無從自保，不知如何面對。

安寧的國家會在莫須有的罪名下被炸個稀巴爛；一個民族無助地慘被滅絕，無人敢譴責也無人有能力援助；富國打着正義的旗號公然到處強搶別國資源；堂堂一國元首可以被擄劫監禁；為國爭光的少年運動員被群起網絡欺凌；一個電話騙去老人的畢生積蓄；信任的美容師盜用客戶的信用卡……

與生俱來的種族、宗教信仰、不同政見的黨派、歷史遺留下來的仇恨，成了斷裂根源，沒完沒了。

有些人的血液裏像流着兇殘的基因，一個強權破壞了半個地球。國際組織如此眾多，每年耗資龐大，堂而皇之地站出來講公義，但哪一個有能力維護公義？看着每天的新聞、混亂的世界，不禁要問：「現代帶來文明還是人性倒退？」弱肉強食叢林法則透過科技發揮

得更淋漓盡致。「人類命運是共同體」此話最是深刻，在地球另一端生靈塗炭，哀鴻遍野，雖然生活在愛好和平的國家，你還得要承受昂貴的油價、關稅和國際限制帶來的經濟打擊。愈來愈多年輕人說：「世界太亂，為何還要帶下一代到來？」看到戰區小孩滿臉泥濘雙目無助的神情，便找不到反駁的理由。或許有天遇到不利情況，無後顧之憂，更容易抽身吧，心中自我釋然。

令人難以忍受的是，每天看到大好大惡的屠殺者公然面對全球人誑語連篇，還偽裝真理。另一邊廂有幸活在安穩的地區還有人不好好珍惜，在暗地裏進行詐騙、骯髒勾當，於網絡背後幹着欺凌侮辱行為。他們被抽出來公諸於世，讓人看清他們的真面目才大快人心。

在亂世中，許多國家都寄望中國能為世界和平帶來曙光，這也是國民的希望。內地對犯法者絕不姑息，都是大家所欣賞的。看來特區政府須多參考內地法則去懲治詐騙、網絡欺凌，保障市民權利。

# 灰色敘述者

網人網事 理美美

上期小理寫了「雲上舞白」的白色，這期再寫個灰色——語言的灰度。

維特根斯坦最讓人醍醐灌頂的一句名言是「語言的邊界就是世界的邊界」。而如果將人類的思想比作一座森林，那麼語言不僅是邊界，還是進入森林的路徑。但在如今這個追求極速、強調立場的時代，人們腳下的路徑正變得越來越直、越來越窄。太多人沉迷「一眼見底」的透明快感，卻忘了森林最幽深、最富饒的地方，往往存在於光影交錯、難以名狀的「灰色地帶」裏。

語言的「灰度」，並非指含糊其辭或模稜兩可，而是一種對現實複雜性的敬畏與精確還原。現實世界從來不是由純黑與純白構成的。一起公共事件的背後，往往拖曳着長長的歷史陰影與利益糾葛；一個人的性格邊緣，總是交織着軟弱與勇氣、自私與付出。要準確地描摹這種狀態，我們需要豐富的副詞來修飾程度、需要多樣的連詞來轉折邏輯、需要那些看似「不夠痛快」的限制語。

然而，當下的語言環境正在經歷一場「高飽和度」的改造。網絡辭令傾向於極端化：支持一個人就是「封神」，反對一個人就是「塌房」；如果沒有連打5個「哈」，就是假笑。這種非黑即白的語言，像一把粗糙的斧頭，砍斷了所有幽微的纖維。當語言失去了灰度，思想也就沒有了深度。這是一個互為因果的惡性循環。當人們習慣用「非此即彼」的詞彙去標籤化他人時，大腦中處理複雜訊息的迴路就會逐漸萎縮。思想的深度，本質上取決於一個人在面對矛盾與悖論時，能在那

種「不舒適感」中停留多久。一個擁有深邃思想的人，能夠在語言中保留「但是」「或許」「在某種程度上」這些空隙，因為他知道真相往往就藏在這些轉折點後面。

相反，標語式的語言是思想的墳墓。它給出一種虛假卻迷之自信的確定性，讓人誤以為自己掌握了真理。當一個社會充斥着「DDDD」（懂得都懂）這種拒絕溝通的暗號，或者「立場先行」的論斷時，真正的思辨就消失了。因為思辨需要「灰度」，「灰度」意味着空間——容納異見的空間、修正錯誤的空間，以及在真相面前保持謙卑的空間。

此外，這種「灰度」也在審美中流失。在當下流行的視聽語言中，AI出品往往高飽和高對比，每一幀都試圖抓人眼球。但回看大師的經典之作，無論是電影、繪畫還是文學，最動人的往往都是那些隱沒在陰影裏的細節，正所謂「言有盡而意無窮」。就像經歷了安史之亂後的王維棄棄了富麗堂皇的青綠山水，開創只用墨色的濃淡乾濕來表現千山萬水的水墨山水；就像海明威主張只描寫冰山露出水面的那1/8；亦或像是契訶夫的沉默，都是在落筆的邊界處留下了巨大的灰色空間，讓讀者自己在那裏完成最後的補筆。

失去語言「灰度」的另一個代價，是同理性的枯竭。同理心需要我們去感受「他人的處境」，而處境永遠是具體且複雜的。如果我們只會用「好人壞人」這種單色詞彙去思考，我們就永遠無法理解人性的掙扎。守護語言的「灰度」，其實是在守護我們作為「具體的人」的權利。

在這個時代，做一個「灰色的敘述者」是辛苦的，但值得。它代表我們尊重自己的感受，也尊重他者的智力。它本身就是一種優雅的反抗。